



書 叢 藝 文 知 一
著 基 賓 駱

一個倔強的人

書叢藝文知一

一個倔強的

基賓駱

益智出版社

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忠字第〇〇三二號
福建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三三八號

翻印必究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八日初版

書名：一個倔強的人

著作人：駱賓基

主編人：范泉

發行人：周銘謙
方德修

發行者：益智出版社

上海中正中路七四〇弄五〇號

總經售：寰星書店

上海總店北蘇州路德安里三弄五三號

電話四一三五九號

武昌分店武昌胡林翼路一六六號

印刷者：益世印刷廠

上海四川中路二一五號

基本定價：國幣六元

范	泉	主	編	
知	文	藝	叢	書
一				
駱賓基：一個倔強的人（中篇）	王西彥：眷戀土地的人（短篇）	臧克家：磨不掉的影像（散文）	梅林：紅花集（散文）	李廣田：文學枝葉（論文）
			顧仲彝：白蓮花（劇本）	

距離上海市四十華里，有一個小村落，名字叫朱角宅。住戶全依靠種田過日子，另外有的農民，還栽培一些歐洲種的花卉，一年四季供給上海富人們房屋裏作裝飾。平日的的生活，所以全都過的很愉快。

一九三二年中日戰爭的時候，這裏遭到巨大的災難。房屋牆垣全部在炮火中倒塌下來，敵機的轟炸又使那些斷瓦殘壁散布開去。等到戰爭停止，住民回到這個平原上的小村落，那已經是一片廢墟，野草在傾倒的屋頂土牆之間蓬蓬的生長得掩沒膝蓋了，不久，在這廢墟上人們又建立起朱角宅的村落，終年勞碌着耕草，耙田，施肥，插秧，及至恢復舊觀，每戶農舍都有一條水牛，或者一匹閹過的黃牛的時候，一九三七年的日本軍隊又開始騷擾了。

現在朱角宅完全是一個死亡的村莊，所有的居民都帶着他們所能帶的衣物、糧米、牲口，向渺茫的異鄉逃亡了。空虛了兩天，第三天黃昏，這才又有人物出現——一連中央軍開到這

裏來，準備等待命令立刻出動。三里外就有日本騎兵出沒，堵截的中國軍隊在附近有迫擊砲陣地，所以整天不斷的是那些爆炸的砲彈聲，而且每當一聲砲響，土地房屋就會震抖一陣子。四圍却又聽不到一點兒生物的響聲，只要在軍隊裏混過的人，都可以想像出那種寂靜中的砲聲，給予人們的屏息，有誰敢放聲談論什麼呢？可是一到夜間，兵士們就活躍了，彷彿黑夜給了他們一種保障，搶着軍需處發給他們的啤酒、餅乾、紙烟、牛肉罐頭，放縱的高談闊論，軍官們身上也失去矜持自傲的態度；有時爲了一個蘋果，也會和三等兵撕扯起來。雖然這樣，兩秒鐘功夫，他們會排成一個搜索行列，出動。

然而這駐紮在朱角宅的一連軍隊，當晚上望見四十華里外的上海市空，兀立着三座火峯的時候，一個巨大的震恐從每個士兵眼睛上閃出來。所有的人們都在低低交談，被那三座巨火映得紅紅的面孔，越發煊染得他們的臉色惶惶不安。因爲連部和營部失掉聯絡，電話早就搖不通，本來全連兄弟在惶恐無主中，惴惴不安，再加老遠者片火光的煽動，全部兵士越發紊亂無序了。既聽不見迫擊砲陣地的砲聲，又沒有呼嘯在夜空的步槍彈哨兒響，遠近一片凝靜，在火線上這是多麼恐怖的一瞬間呀！

夜八點，連長派出兩個聯絡兵去，回來都說附近村子連條狗影也沒有，全是啞默悄靜的，連長也就惶惶失主。弟兄們百口一聲斷定上海是全部撤退了，於是排長們集在連長室開會，房門關閉着，外邊一點兒動靜也聽不見；情形就越發糟糕，有人開始向外溜了。

在這些兵士們裏邊，有一個准尉官，名叫高占峯。個兒很高，寬肩膀，有兩隻手大。看樣子，有點粗魯，談話可沉着有力，從他那雙有着嚴峻光輝的眼睛看，也能知道這人物難惹，既善良，又倔強。平日他的臉是紅銅色，現在變作鐵青。這種氣色表明他內心已經產生某種打算，但又防戒別人會發現這種內心祕密的嚴肅的表情。現在他正綑着背包，繩子在稻草上跳着，偶爾發出嗤嗤的響聲，可見這屋子裏的氣息是十分肅靜，之後坐下來，兩手捧住頭，久久望着他那雙有補釘的膝蓋，其實他什麼也沒有望見，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一個想頭兒上。

「誰的睡帽？」他站起來，順手一丟。本來他想藉着順手一丟的功夫，走出去，可是他的身子却在那瞬間又坐下了。彷彿許多弟兄都在注意他，實際上他自己也明白一個注意他的也沒有，只在他說話時，他們全向他望了望，及至明白是問那個舊睡帽，誰也不作聲，又各

自俯臉思索什麼了，他們全部抱膝坐在稻草上的。每個人臉，一色是死人氣。

無論怎麼樣，今晚得溜出去，槍斃砍頭，都隨他去。心裏又一次決定、高占峯倒下去，突然想起什麼來的神氣站起來，自自然然朝外走，在路過本排弟兄跟前，他還問：「怎麼樣？快點兒弄好，想法弄飯喫。」因為伙伙在黃昏當兒就不見影，誰都明白是開小差了，然而誰都不提。被問的人有點兒驚疑，他從來極少用這種溫順口吻說話的。而當他要回答的時候，高占峯已經早走過去，並且和另一個吃紙烟弟兄問詢什麼。

「作什麼去，高特務長？」連附在院子裏問，他是負責監視弟兄出屋的，但這問話對高占峯很謙和。正像沒有話說，又不好不說什麼的朋友問人：「你吃飯沒有？」一樣。

「看看，得想法……想法弄飯吃呀！」高占峯站住說，立刻又後悔他不該站住，該用不屑的口氣，隨便說句什麼走過去就好了。現在卻站在這裏很嚴重似的。

「是得想法，不吃什麼不行。」

高占峯終於穩聲穩氣走出套院的竹門外，通過前天井，現在他可以望見大門口的哨崗。上海市空那三座冲霄的火焰，閃着深夜烽火所有的那種鮮豔的紅金色。映得四圍的星星

，都黯然失輝，但高占峯站的這所院子周遭的牆、屋簷，却依靠那遠方的涵湧火焰明顯可辨。

高占峯溜到後院，攀牆跳出去。在草叢中伏身解下子彈帶一擲，俯腰悄悄講開這座院宅背後的行人道。不管秋天露水多麼濃，他讓全部身子縮在豐茂的稻草間，兩手分撥稻草，兩膝貼胸跑起來。一會子，他蹲下聽聽四圍有沒有什麼動靜，一會兒，又曲膝站着，望望左近的秋野，他希望能找到一排作爲路標的電線杆木，展在眼前的，却只有被上海夜空的火光所渲染的紅霧一片的平野，這無邊際的平原展佈開去，給迷濛的紅輝所隱沒，既分不清那一片是稻田，也分不出那一片是村莊。再加探照燈光，偶爾單獨出現，偶而幾道來往交錯，高占峯的眼腫就越發迷離，連作爲方向指標的北斗星都找不到了。

突然他望見一羣人影朝自己這邊潛進。他立刻匍匐下去，兩手抱住膝蓋兒，這樣他的體積縮小，預備在滾的時候，響聲不至於過高。

他不知是自己走錯了方向，已誤入敵軍陣地，還是在潛進的這一羣人老遠發現了他，而且把他當敵探來兜捕，他迅速骨碌開去，不久，他給一個高崖崗擋住，身子已經滾到石鋪的

道路旁邊。

他悄悄巡視着，前邊那羣人影也彷彿偷偷向這條古老的鄉村道路兩邊聚攏來。並且能夠清清楚楚看見兩隻動盪不停的灰白的東西：是戴手套的軍官呢，還是兩隻白色的馬耳朵？給遠方夜空那三座火塔的光輝反射的分不清楚。

四下什麼動靜也沒有，耳裏儘是一片遠方的茂竹林子飄搖在秋風中的松濤性呼嘯。高占峯胸脯貼地，埋臉伏臥許久，靜待那些兜圍人們的動靜，心想說不定那些人們根本沒有看見他，會從他身旁越過去，那麼他可以不動，就自然而然地逃掉。

十分鐘之後，他抬頭望望，前面依然是那擺動的兩個灰白的東西，彷彿他們也有所覺的停住在那裏，又彷彿他們在那裏計議什麼。久久還是那樣，既沒有前進，也沒有後退。高占峯悄悄分撥開溼淋淋的稻叢爬過去，果真那是一株矮樹和幾棵小松。他立刻跳起來，四圍全是棉花田，那株矮樹枝上掛着一雙破草鞋。正像一般人受到一場虛驚所表現的苦笑一樣，他自譏着……若是殺死一個人，不怪要發狂呢？人作虧心事總是這樣。

現在他唯一的希望，是能很快找到石舖的路，爲了防備走錯方向，他撲奔那燃燒得夜空

發紅的上海市的三座巨火。

他覺得渾身溼淋淋的。不知道是竄過稻草叢時，衣褲給露水濕透了，還是他身上的汗水浸透的，那種濡滯的感覺，使他渾身發癢。

越過一條小溝。高占峯才站到石砌道上。看看三星已經斜垂，估量着趕到上海，多半得天亮。這時該有下半夜兩點鐘時候，卻沒有聽見近遠村莊有一聲鷄叫。無論什麼都是肅然的寂靜的。僅有風吹密竹的喳喳聲，那算是這開闢無邊的宇宙間唯一的響聲了。交錯在低空的探照燈光有兩道熄滅，另外兩道，還有色無聲的左右移動着，高占峯可以隱約地望見被照射的夜空，飄動的小片白雲。

在這充滿死寂緊張的途上。高占峯一切慾念都死滅，只知道加緊步子走。並不是恐怕有人來近，而是切望能早一些離開這兒，離開這失去生物的前綫，到安靜的後方飽飽吃一頓，再平心靜氣的睡一覺。三星期來。他是太疲乏，太勞頓，一連串儘是些飢飽不定時的日子，他是多麼渴望溫飽和睡眠呀！

他不知道什麼時候竟走到兩旁有茂草的土路上，走兩步，那灰色土路現出一段，走兩步

那灰色土路又現出一段來。到底這是通到什麼地方去的，他離開石頭道有多麼遠了？他是只覺得一閉眼睛心兒恍惚的當兒，他就走進這竹林邊上的土道來了。正當他考慮是不是該朝回走，找原路的工夫，他望見竹林背後一個正在燃燒的村莊，只從這片黑幽幽竹林間透出來的烟火，以及斷垣殘壁來看，就可以知道那村莊在寂靜中燃燒着，至少也有一整天。高占峯立刻轉回來，他對那沒有人聲狗吠的燃燒村落，對那自由自在吐噴烟火的聲音，感到巨大的恐怖。

退出竹林，閃在眼前的又是那三座巨大的火峯，越離那火峯近，他越覺安然。而他需要迅速離開這兒，很快能飽吃一通，安安穩穩睡一覺的念頭，也越發切急，現在他只望能有支紙烟抽，他的腦子混混沌沌，惘然狂發，不久，他覺着自己是爬一座高山，四週全是蔓延開來的野火，一輛火車從老遠奔馳來，噴吐着黑烟，又彷彿那不是火車，是一個大的烟斗，同時他自己也覺到自己在走動着，兩腿迅捷有力，向前走着……他聽見那個是大烟斗發出汽笛的聲音，那聲音又和另一種隱約的「口令」聲混合了。他發覺自己已經是在公路上，遠遠確有喊口令者的雄糾糾整間聲，以及嚕嚕的對聲。高占峯並沒停腳，相反，走的更快。若是

發覺有人走來的話，他一定會迅速的跑去。他現在清醒了，他決定得在天亮以前，弄套民裝換換，在公路旁邊一個死亡的村子裏，他開始尋找燈火，巡邏般穿過這條街，走過那條弄堂。有的門上加鎖，有的牆高跳不進去，打窗又怕驚動人，誰敢保這村莊沒有漢奸或者軍隊的步哨。

在最末一間茅草屋的紙窗上，有火光一閃。高占峯立刻摸過去，他斷定那是劃火柴的光。他想若是軍隊上的人，他只有逃開，若是沒有逃走的老百姓……偶爾他起了一個念頭，在這寂無一人的村子，他可以殺死他，因為他身上只有一角的中央鈔票……他的心口立刻猛烈的跳起來，一秒鐘之前，他還是一個良善的人，這瞬間他已準備作搶劫的土匪了，他輕輕靠近那矮屋子的窗口，背壁兩隻手掌貼牆站住不動。

「來……阿榮。」一種深夜裏似醒未醒的朦朧聲音：「媽……抱你撒尿」。接着是孩子被擾醒後所有的逆性哼鼻聲。寂然兩秒鐘，又有「嗤——嗤——」聲發出來。

「聽話呀！撒尿。」夾着婦人發出的微微呵欠聲，這話就格外模糊：「……尿……床……

……嗤——嗤——」

「什麼時候了？」一種醒來的男人聲。

「鷄叫頭遍的時候。」

「怎麼沒有砲聲？」

「上半夜就沒聽見——好了，睡吧！」那孩子哼鼻欲泣的動靜低下去。屋子裏又一陣沉靜，不久又有一種敲烟管的聲音。

「老板，開開門。」高占峯開始輕輕敲窗。這時他心裏另外一種無聲的聲音問自己：「是不是應當動手呢？」

屋裏沒有一點兒聲音。高占峯心裏另一種聲音就：「傻瓜，爲什麼不來一手呢？」

「老板，開開門。」他第三遍低低叫着。那聲音含著一股威力，裏邊終於響了。間外邊是誰，是不是前線退下來的，是一個人嗎？在他問話的時候，高占峯心想：「沒有帶槍，假若他裏邊有準備呢！」這樣一想，他的心神又穩定下來。他敲着窗口說：「老板，你開開門，我進去抽口烟好了。那麼你有破衣服給我一套嗎？」

「破衣服？你是受傷了嗎……那麼我在窗口擲給你。」

就這樣，高占峯手扶着牆，換掉溼淋淋的衣褲。上衣是破得稀碎的農民棉襖，下身是一條夾褲。窗口探出一個人頭，並且擲給他裝好的一隻菸管，問他是不是受傷很重，若是餓，他可以給他遞點兒鍋巴吃。高占峯現在完全放棄他的冒險打算，他不是受他的話語的感動，而是完全由於他內心一種天性戰勝了那私慾，他一邊抽煙，一邊想：「爲什麼要起那種壞念頭，真是奇怪。」

「沒有一條腰帶嗎？」

「沒有呀！同志！我們的隊伍都退下來了嗎！」同時窗紙口上透出另一個人的眼睛問道：「我們全部都逃光了，說是鬼子打進上海去，那火就是他們放的，燒了一天一夜了。」

「我們是撤退了，我腿上受了傷，若是你們能給我條繩子紮腰就好了。」他不知道爲什麼自己又說受了傷，而且這話在現在是毫無意義。現在他覺得寒冷。

是秋天傍晚時候所有的那種寒冷呢？還是因爲脫掉那溼上衣，初穿上乾燥衣服突然覺到的呢？他弄不清楚，一陣陣打着寒噤，得不到小繩，他又開始討口碎菸末抽。

十分鐘之後，高占峯匆匆上路，因爲抽了幾口煙，他的精神很健旺，腦子也十分清爽，

覺着眼亮脚又輕。

前面上空，依然，那三座輝煌的巨火。依方向估計。似乎是滬西上空那座火峯的火勢，已經減弱，被另兩座金黃火光襯托得現作猩紅色，並且這鮮豔的猩紅色給狂舞的濃烟障翳着，時而明亮，時而暗淡。背後那邊也依然是寂靜的，既聽不到砲聲，也望不見槍火，連盤旋在上空的探照燈光也沒有了。這時候高占峯却在想到剛才突起的搶劫的念頭，若是身邊有槍，說不定他會作什麼來，可是現在他對剛才的念頭很吃驚，彷彿不是他，却是另外一個什麼人，那一瞬間，簡直是那麼可怖的，這種可怖情景，深深印在他的腦海裏，他慶幸着自己，現在他的心靈是這樣純真而且愉快的。

高占峯聽見遠處傳來狗吠的聲音，他猜摸着，一定離有人家的村落不遠了，心彷彿得到安慰，這時候天還沒有亮，正像常年流落在外省的光身漢趕夜一樣，他第一次想到他最初離開家鄉的情景。那也是像現在一個沒有月色的秋夜，遠近也是這樣的寂靜，偶爾也有一兩聲悵悵的狗吠聲，他正和他的兄弟鏟頭趕二十里外的早班汽車。鷄叫兩遍的時候，鏟頭就叫起他來了。那是他特意從一個財主莊上趕回來送他出遠門的。他在那財主莊上有名的地主家中做長工，夜裏偷着來家的，當天早還得趕回去，因為正是收高粱的農忙日子。而高占峯呢？是欠了一筆很大的賭債，上頭有父親當家，他不得不祕密的偷着出遠門了。

他在家鄉本來很有名氣。那時候北伐軍隊正佔領山東，他已經是張宗昌號召下的紅槍會領袖了。因為當地年輕力壯的人，大部份到俄羅斯，到黑龍江，到印度經商去了，留下來的精明能幹人物，着實太少，而且他有一個好人緣，另外他還跟隨本村的一個戲班子走過外縣